

諸將兵十萬屯焉其餘皆徹還五月公自朝鮮歸六月至赤馬關詣引接寺恤祀陣亡將士捐貲修葺殿屋時太閤違豫二十二日彊疾召見益封大洲城邑一萬石以賞閑山之功二十五日總督天下海船之政仍賜戰艦及桐花徽號茜紅幕蓋茜紅幕太閤樓船之章諸侯不得用特賜旌殊功至今我獨用為章初我家花號環中畫鳩酸艸於是依賜幕徽號裁取其葉遂轉為蘿葉云俗謂蓋用淺井氏花號或傳舊號縮藤花為環有故與黑田氏相易皆非也逮太神君興仍舊監海路事籍沒西諸侯過制洋船令我淡路戍兵毀之因賜巨艦日本丸者

此舊太閤西征時所造或云毛利氏所獻安濃津港狹不容修而節之改號伊勢丸云又建請據伊豆下田設關以為霸府海門之固後移于浦賀云相傳我舟嘗自大阪歸越後少將忠輝艤伏見豐後橋下誤觸毀其艤謝之弗聽遂訟之太神君曰爾不知耶渠家於船事天下之所憚況過而謝之猶何罪乎公嘗侍台德大君宴若有所思問翁何以有不豫之色對曰臣船在伊豆抑遏某衰替至此矣關吏將被罪公為謝而宥之我舟到于浦賀關吏待之與他殊異且諸藩漕船不許帶兵器關禁甚嚴唯我特建長槍所以

威行于海上也。年久而失傳。故特詳之。八月十八日。太閤薨于伏見城。遺命徹西師。曰：是事極不易。須深謀以結局。勿使我十萬兵為異域游魂。言畢而瞑。嗣主中將秀賴幼。加賀大納言利家受調護之命。太神君攝軍國之政。遣德永壽昌渡海密計諸侯。傳遺令。班師。十月。京畿訛傳西征。師太危。明軍益大至。歸路既絕矣。太神君議親航海。大納言寢疾聞之。曰：相公輕動。內難必作。我當力疾如肥。臥董軍事。衆僉止之。因推公之智勇。以為勝其任。太神君曰：愈是能辨之。於是命公。遄赴朝鮮。護諸侯。完師以歸。因檄

西師。諸凡軍政。奉其指揮。公還第。治行頃刻。上道。太神君賜使。則已發矣。擊節感嘆。曰：平素有備。咄嗟便辦。苟為武弁者。當如是也。公至博多津。島津兵庫頭義弘。大破明兵于泗川。殺獲甚多。敵震恐。褫魄。我師皆得振旅。公乃還。當時名將如林。而特膺是選。世以為殊榮。四年己亥正月。豐臣公徙居大阪城。太神君在伏見之邸。時石田三成以太閤倖臣。擅權蓄姦。與小西行長。增田長盛等。互為黨援。流言荐興。人心恟恟。一日。往觀優。於有馬兵部卿法印。則賴第井伊兵部大輔直政。俄有來告。太神君遽歸。公繼至。

議事守護及夜姦黨欲襲邸知其有備而止自是公
每事參預謀議蓋公竊謂天下將復亂安之非此
君不可則宜為天下翼戴也於是傾心結納知無不
為太神君委信以為腹心魚水之契日益深云三
月大納言利家疾病太神君為赴大阪及舟抵岸
路側有婦人輿眾異之公出自輿中啓曰姦黨變不
可測敢請與臣易輿庶幾無虞蓋三成等潛圖掩擊
公知其謀故邀諸途太神君從之赴加賀第公從
焉遂邀太神君留宿於我中島之邸我邸三面臨
水守禦足憑同志諸侯畢集擁護姦黨計沮而止明

日公護送歸伏見閏三月太神君入居伏見牙城
備姦黨之亂也九月公納長氏為側室故但馬佐須
城主越前守高連之女是為松壽夫人以久芳夫人
無子也是月太神君詣大阪遂入居西城先是公
遣季弟正高入侍太神君嘉其先諸侯致質送諸
江戶給事台德大君至是賜下總香取三千石地
十月十八日白雲公卒于板島城壽八十四歲公之
勤國出師也白雲公常處守鎮撫封疆修明法制國
計軍需無所匱缺公無內顧之憂得以展力建勲者
蓋亦白雲公之力也是歲公為舊主大和侯遷郡山

大光院於京師大德寺中。附香火料脩祀。太神君
嘉義舉亦為有所給。公上京必謁歲時使。郎官致薦
焉。五年庚子四月。會津中納言景勝據國抗命。六月
太神君親將伐之。公及諸侯從。台德大君七月十
九日。至下野宇都宮。二十四日。太神君至小山。是
夜伏見城留守遣間使上變。謂三成長盛等作亂。假
大阪公命。檄西諸侯舉事。與景勝通謀。欲夾擊我。逐
大阪西郭留守將來攻伏見城。太神君駐軍會議。
公獻言論得失。太神君嘉納。語秘不傳。二十八日。
公及諸侯回軍。而西福島左衛門大夫正則池田三

左衛門尉輝政為先鋒。井伊兵部大輔直政。本多中
務大輔忠勝護軍。公臨發。請間造膝曰。竊慮從征諸
侯質皆在大阪。雖外面從義。而內或懷兩端。臣審觀
向背。見其無貳。然後報消息。請勿輕啓行。太神君
曰。進止機會。唯卿是賴。公因留高吉為質。八月朔。伏
見城陷。十三日。諸侯抵清須。二十三日。公及諸侯攻
岐阜。邀擊三成。行長等援軍破之。河渡岐阜中納言
秀信降。初諸侯屯尾濃間。但俟。台駕至。未議攻戰
之策。太神君遣使勞諸侯。因諷之。於是遽決策。攻
岐阜。福島池田與諸侯分路。渡木曾川。公屬南軍不

事備錄 卷一
惲曰南路比北頗迂恐或後期兵部中務爲立約束
曰北軍不敢先挑戰必待南軍之號然後一齊夾擊
既而兩先鋒急進戰勝公及黑田甲斐守長政田中
兵部少輔吉政等至岐阜街口敵城敗形已見憤其
克後軍不及時公議曰三成聞警必自大垣來救與
其追人後塵徒拾遺級不若轉赴河渡大破援軍別
立功耳衆然之遂西馳抵河渡三成等果率兵二萬
餘揚塵馳至諸侯絕水爭進公獨就下流而涉時雨
水漲人疑其非渡口公曰不見岸頭有人馬敵蹤乎
遂涉行長逆之水中公擊敗之家信攬進獲級外弟

玄蕃頭良政及高刑良勝等皆浴血力戰追至呂久
川斬首二百餘級諸侯皆大捷三成行長脫走入大
垣良政獨進抵赤阪諭居民曰無畏欲誅暴靖亂也
非害汝也徹廢屋焚之敵望見有懼色即日公馳兩
使上捷促駕又尋遣良政有所密稟太神君竝
引見詢事情嘉稱其奇功手書報發軫之期且遣高
吉先至從事諸侯既取岐阜欲進拔大垣長驅入京
公獨不肯曰宜待大旆之至僉曰岐阜既陷敵軍膽
落破竹之勢不可失也公曰軍機誠然吾曹獨進
西上而無大軍後繼敵遮其前又擁其後則進退必

危矣。且吾曹先了事。台駕至。徒拱手而已。諸侯服其議。次赤阪。待駕。事聞。大稱旨。時板島姦民爲敵。誘作亂。力石治兵衛良連往禦之。中銃而死。賊勢頗振。留守將士以謀平定。梟首二百餘人。九月十日。太神君抵熱田。賜書特召。十二日。公迎謁於清洲。受密旨。而還。十五日。大戰于關原。前夜。三成冒雨赴關原。行人大野喜兵衛後。良勝潛兵往追襲擊。獲之。黎明。公遣使獻諸幕下。太神君稱爲諸部第一級。公進陣于松尾山址。伺察筑前中納言秀秋動靜。秀秋與三成有隙。且嘗蒙太神君救。難得保其國。潛

納款。請俟戰酣。反應。然未可信也。脇阪中務大輔安治。朽木河內守元綱。小川土佐守祐忠。赤座久兵衛直保。亦就公納款。諸部已接戰。秀秋觀望。未下山。公承太神君之命。放火砲脅之。乃始發兵。揮號旗。脇阪朽木諸將皆翻隊內。攻敵將大谷吉隆。戶田勝重。平塚爲廣大。怒奮擊筑前師。幾敗。公急鼓救之。家信攬衆爲第一槍。敵兵潰亂。良政與島新吉相搏而死。從兵刺新吉。殪之。新吉三成梟將左近子仕吉隆爲其先鋒將也。吉隆等皆敗死。高刑獲吉隆。驍將湯淺五助齋。級詣幕下。太神君曰。是免胥漢歟。拔血。

驗之果爾。見高刑槍壞特賜槍旌功。至今行仗用之。
 永為家榮。時甲斐守長政左馬助嘉明與三成酣戰。
 不決。公既破吉隆而至。與諸侯合擊。三成遂敗。銑將渡邊
市左衛門騎士七西軍大潰。三成行長等脫身而遁。
里勘右衛門陣亡後皆就擒。伏誅於是。太神君霸就天下事定矣。池
 田福島相與稱公之功。曰。往者攻岐阜也。若為三成
 夾擊。我軍危矣。吾子舍岐阜趨河渡。不使敵涉川。於
 是余等得逞。力關原之戰。驅倒戈之徒。挫吉隆軍。今
 吾曹專其所向。無復左顧之憂。其妙於兵機如此。我
 軍所以得全勝也。脇阪中務謝恩。贈其佩刀。曰。是吾

所易身家者。聊以報再造之德。古名工貞宗作也。十
 六日。使歸降諸侯。攻三成佐和山城。公向其後門。十
 七日。拔之。二十日。太神君次大津。遣大野修理亮
 治長存撫大阪。二十四日。公及諸侯入大阪。安藝中
 納言輝元請降。去西城。公入戌焉。二十七日。太神
 君到大阪。入居西城。十月朔。公取增田長盛郡山城。
 留守渡邊勘兵衛了處分協空。公以為能收而祿之。
 十一月十八日。太神君論功。公益封十二萬石。併
 舊二十萬石。有伊豫半州。撤國府城。移築于今治。六
 年辛丑。六月。賦諸侯城于膳所。公規度董役。閏十一

月大通公生於板島城。七年壬寅正月。太神君陞從一位。六月。賦諸侯修復。伏見城公與焉。八年癸卯正月。大通公甫三歲。始謁太神君于伏見城。太神君抱眞膝上。撫摩久之。賜寶刀。謂公曰。好將種。盍早立之。公拜謝曰。臣家督有義子高吉。在蓋公擬高吉久矣。雖得嫡胤。未嘗動志也。高吉聞之。不勝感泣。請曰。不肖見養也。素非繼嗣之約。髻齒以來。撫育洪恩。恐不能效報。況敢犯分乎。公子系統所在。臣民繫望。若以不肖爲嫌。則死以明志耳。誓神堅辭。義不可彊。公以告太神君。嘉高吉之志。遂命立大通公爲

世子。後高吉族人勸去議。別求封侯之計。高吉守志不移。孝友益至。沒齒無悔恨。故其家雖降爲臣。待以賓禮多矣。嗟呼公之義。高吉之節。誠宜到于今稱之。而世不詳其事。或有私議者。何耶。二月。太神君拜征夷大將軍。遷右大臣。錫牛車兵仗。於是武德允成。海內靡然歸于一統矣。是歲。台德大君元女歸于大阪。天下益安焉。九年甲辰九月。高吉去大洲城。加藤左馬助嘉明自朝鮮之役。與我交惡。而其封在眞崎。疆壤相接。爭鬪數起。遂有訟于官。眞崎封人伏罪。放逐事起。高吉臣奴高吉憚其煩。官裁引罪。遜于鄙。

十年乙巳冬松壽夫人遷於江戶之邸。初諸侯設邸，江戶公爲稱首。伊達氏次之。至是遂有此舉。太神君深嘉其意，特延見，賞賚甚厚。台德大君及崇源夫人亦然。爾後新正朝慶歲，以爲例。蓋見准親戚也是歲。太神君上表辭征夷大將軍。敕以左大臣就第固辭不受。台德大君拜征夷大將軍。自大納言陞內大臣。大阪公自內大臣遷右大臣。十一年丙午正月，世子亦東下。蓋公爲霸府謀，欲致諸侯家室爲質，乃先從我始。而諸侯未有應者。時列國始賓服。然巨藩雄鎮，率故等夷。雖會同于江戶，未必委心。

歸戴。太神君謙讓優禮，亦未易下令也。後三年公爲生駒讚岐守，一正述其志意。其子左近大夫正俊爲我壻，故慫慂繼之。讚岐守蒙賞，因又有所風諭，往往起而從之。事遂行。自是諸侯奠枕于邸，嫁娶不出府下。故不唯朝覲如歸，皆樂留寓焉。其之國就邑，反若出客。然於戲，其爲永世隆運也。誠深遠矣哉。夫公爲太神君信任，赤心翼戴，效力盡忠，每運懿略，以資鴻猷。機密陰功，不可勝紀。其尤固磐石之宗，永建泰平之基者，豈不實在于斯哉。宜其配享太廟，崇爲明神也。世論公之勲績，徒稱汗馬之勞，未矣。三月

大脩拓江戶城。特召謀事。經基址。辭曰。大主金城萬世。鴻基臣不敏。敢勝其任乎。太神君曰。夫城郭之制。非賢智之將。多歷攻守之功者。不足爲其矩矱。故不得不煩卿也。公拜命之辱。遂製圖以進。稱旨。賦役於西諸侯。公與焉。是月。太神君聞高吉守辜論。令復歸。公給原采一萬石。九月。江戶城工竣。割備中地。益封二萬石。公稟。太神君割半。賜高吉。十二年。丁未。七月。太神君復徙駿府。是歲。改稱和泉守。公屢召參大政。以與執政。本多佐渡守正信同稱。人多錯呼。故改焉。十三年。戊申。八月。移封伊賀。併有伊勢。

十餘萬石地。今治城邑二萬石。高吉留鎮焉。公諭諸將士曰。二伊之爲國。東道咽喉。賜封于此。蓋尊意有在。汝等其體之。空益篤武備也。九月。就封。居伊勢津城。伊賀上野城。置留務焉。脩城池。治橋道。經郊野。固疆園。惇本抑末。使民知方制。令簡明。封內悅服。津城罹庚子兵燹。市井蕭索。爲賜帑金。以資徙者。勞徠切至。其初不滿五百家。後幾至萬戶。上野地僻。市民少利。郊有荒野。爲開墾。之分給府下民。永免貢稅。於是農商竝務。亦致富庶。新墾之地。遂化瘠爲沃。幾得萬石之入。云十四年。己酉。三月。遣宗臣子第四人質于